

燕 庄 和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



22 551
178

古代巴史中的 几个问题

庄燕和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高仲成
技术设计 郑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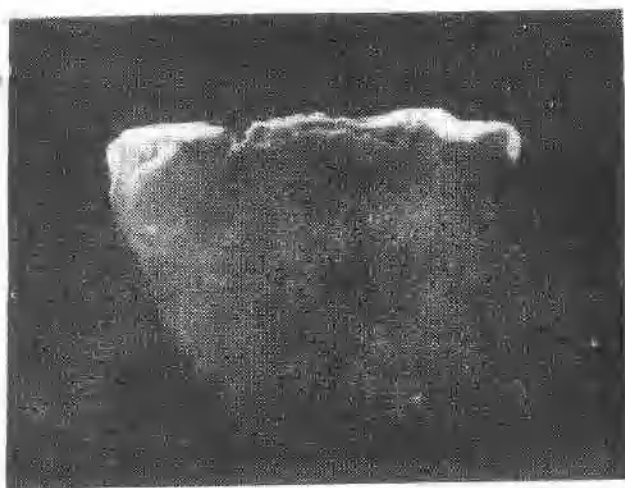
庄 燕 和 著
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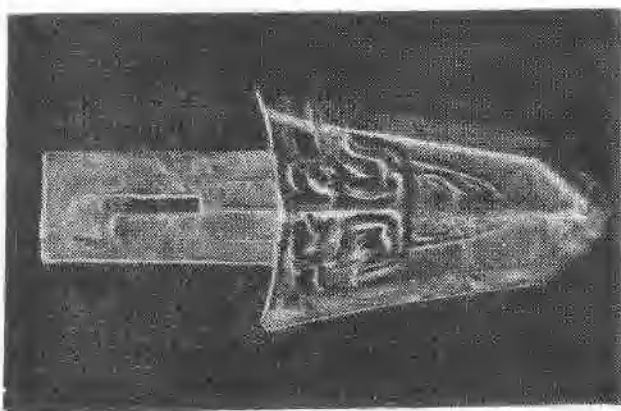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6 字数143千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66-0360-6/K·20

定价：1.7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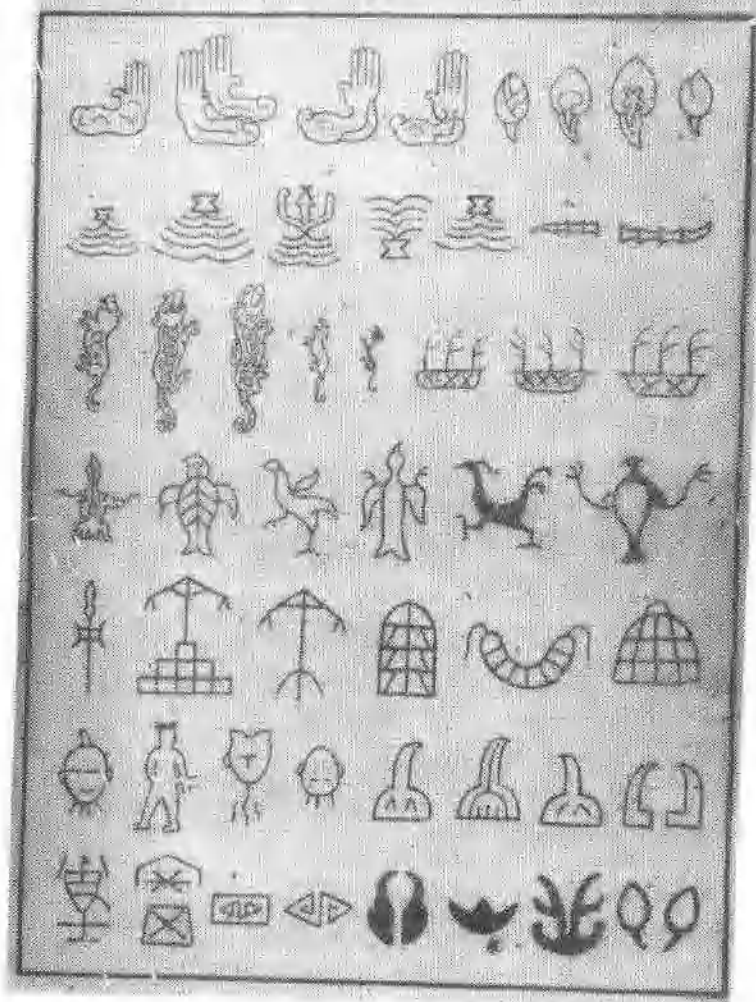


巴县冬笋坝战国巴族墓葬出土的铜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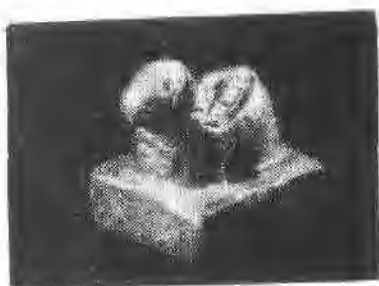
巴县冬笋坝战国巴人墓出土的铜铍

重庆冬笋坝和广元宝轮院出土铜兵器上的特殊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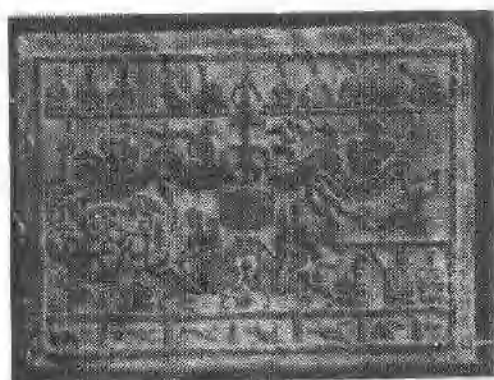


四川境内的战国巴人墓出土铜兵器上的巴语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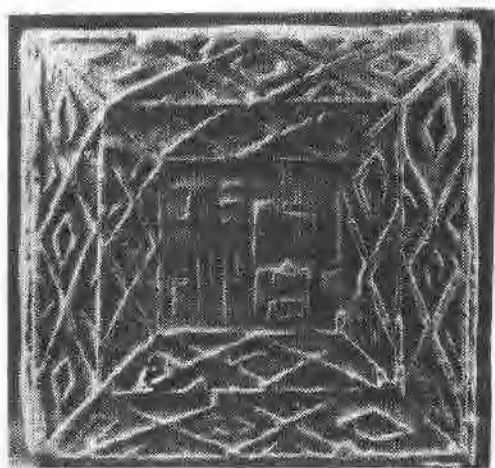
东汉并组方金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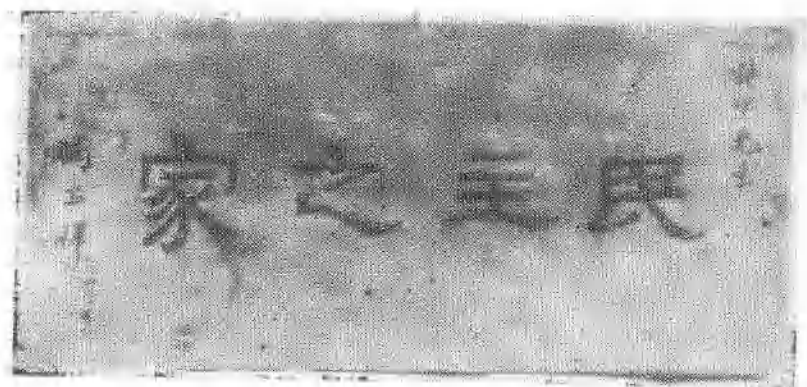


河南南阳发现的
巴人舞晒图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重庆市
中区一号桥出土的东汉墓砖，
上有「江州庙官」四字





董必武曾特闢为“民主之家”，冯玉祥隶书“民主之家”横匾赠鲜英

编者的话

《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一书，收入了庄燕和同志近七八年间撰写的史学文章二十二篇。这些文章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巴族史为主的史学论文，分别考证、论述了巴、濮、僚、藏、羌、瑶、苗等民族早期所生活的地域以及他们的习俗、风尚等。比较深入地阐明了巴民族的源流演变，对一些至今尚有争议的问题亦作了评说、辨析。

第二部分的文章，是著者多年来研究重庆地方史的成果。文章较为翔实地论述了重庆城由古及今的创建、演变、发展过程，核实并校正了这些年间一些书刊上的错误。如：对大夏国皇帝明玉珍的评价、对重庆教案中的有关争议等问题，著者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最后一部分的三篇文章是著者研究了重庆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位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的书信、实物之后写成的，对章太炎、喻培伦、鲜英这几位历史人物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古巴史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对于重庆地方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其意义和作用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目 录

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	(1)
再论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	(10)
从史籍文物中探索巴渝舞.....	(24)
对巴族科学家落下闳的考释.....	(33)
夜郎焚人及其葬式.....	(39)
夜郎僚族及其葬式初探.....	(46)
黔桂岩穴葬族属初探.....	(50)
古史中关于羌藏关系及其地域的记载.....	(60)
重庆地区的龙与远古恐龙化石.....	(67)
明玉珍立大夏国建都重庆史事.....	(73)
明玉珍墓的发现与发掘.....	(80)
对《朱元璋传》中有关明玉珍论述的考辨.....	(85)
重庆教案新议.....	(91)
一分为二地看待洋教士的传教活动.....	(105)
重庆城的创建及其演变.....	(111)
重庆府城及其所属州县历史沿革.....	(140)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	(149)
重庆古代名胜新考.....	(169)
石达开军留在重庆的遗迹.....	(189)
从章太炎致贺伯中书看其反袁斗争.....	(193)
关于喻培伦烈士家书.....	(203)
鲜英与他的民主之家——特园.....	(213)
后 记.....	(228)

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巴人起源于何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过巴人历史的学者，多认为四川巴人，来源于湖北的清江流域，该地就是巴人最早的发祥地，因在强楚的侵逼下，或由湖北的恩施、长阳、宜都沿长江逆上入川；或从清江走巫山大溪入长江进川；或经宣恩、咸丰到四川的黔江、涪陵，而后重庆、合川、阆中，最后在阆中为秦所灭。常引用“巴子时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①因此推论1954年6月发掘出土的巴县冬笋坝、昭化（今广元）宝轮院两地的战国巴人土坑墓（船棺葬），应为清江巴人不断西迁四川的证据。

实际上，殷虚甲骨文^②中已有“巴方”一名，在陕西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这支巴人在殷武丁时是臣服于殷的方国，后来又与活动在陕西中部的姬姓周人联师灭掉了殷。这说明汉水流域的“巴方”，比清江流域的巴人更早，清江流域的巴人不是源，只能是巴人中的一支。当然，清江巴人也不可

能兴师到千里以远去参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的战争。楚的强大，逼巴人西迁四川，更是后来的事了，也未必就是史实。“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③，春秋战国时代的540多年间，据各史书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区有：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四川的嘉陵江、长江流域，湖北西南部的清江流域，湖南西部的酉、沅、辰、溁、武五溪，贵州北部的乌江遵义一带。战国时期中较长一段时间是“楚主夏盟，秦擅西土”^④，秦楚两霸的势力范围内部都有巴人聚居活动。楚人最强时已据有川东部分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说：“……而江州（今重庆）以东，其人半楚……”；而秦人已占有川西北部分地区，《后汉书·巴郡南郡蛮》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这里的“巴氏”即巴族。秦楚为邀好巴人，各以女嫁巴族君长，楚王也曾纳巴姬等，互为通婚，连为亲族关系。

从时间的先后次序分析，从地理位置看，川北、川东等地的巴人，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贵州乌江遵义一带的巴人，很可能是陕西汉水流域的巴人向东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他们可能是“巴方”的后裔。

二、争夺领导地位的龙虎斗

所谓“白虎为害”的故事，过去研究巴史的史家们，多从秦对巴人的经济政策上去考虑，从秦的经济政策去探索它的政治原因却很少，须知，“政治则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⑤，

经济问题往往要反映它的政治原因。“白虎为害”虽然发生在秦灭巴以后不久，它却反映了巴人内部在秦楚两霸支持下互相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反映了当时秦、楚争霸的对立斗争局面。《华阳国志·巴志》说：“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於是胸忍⑥夷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白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復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算），……盟曰‘秦犯夷输黄龙（琥）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后汉书·南西南夷列传》：“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全唐文》中的《成都记序》说：“昭襄王时，白虎为患，盖廩君之魄也。”这几段史料，有不少迷信神话的虚假观念，“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说明迷信。”“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⑦“白虎为害”说明清江巴人在楚的支持下经常掠夺战败秦所支持的巴人，受秦支持的巴人在远古时可能崇拜过巨蟒（即汉以后的青龙）。《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⑧，三岁而出其骨。……一曰黑蛇青首。”《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清江巴人为祈求祖先廩君的神灵保佑，他们的衣、冠、戈、矛、剑上均有虎形文饰以显示其族徽（战国巴人墓葬出土的兵器等物上的虎形纹饰可作实证），被射杀的并不是真实的白虎，而是清江巴人的头

人、君长或武士，这一次是楚国支持的巴人战败了。当时清江巴人和胸忍巴人都还处於父权制氏族社会，秦国、楚国都不能用统治汉族的政治、经济剥削形式去统治巴人，只能通过巴人各部落氏族的头人、君长，定时给秦、楚交纳一些贡赋，有战争可派师随征。“欲如约，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这是秦国当时对巴人唯一可行的经济政策。“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更是秦对巴族头人君长的笼络羁縻手段了。

“白虎为害”的故事发生在秦并巴(公元前316年)后不久，是一次以清江巴人(又叫白虎夷)，与川东巴人争夺领导地位，反对秦国一统巴人的一次大斗争。“白虎夷”的失败，为进一步统一巴人内部各部落氏族，为加强汉、巴民族的融合铺平了道路，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秦对巴人的统治，为以后秦籍巴、蜀之富灭楚^⑨打下了基础。

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两处战国巴人土坑墓葬，推论为巴人在强楚逼迫下西迁的证据，未免牵强附会。这两处墓葬均有秦半两钱的发现，秦惠王二年(公元前376年)开始行半两钱，沿用至汉初才更改。这证明秦并巴以前，巴与秦已有了经济联系。还能说明什么呢？还能说明广元(昭化)和巴县(重庆)都是古代巴人活动聚居的地区。

三、彭人就是巴人

《尚书·牧誓篇》：“武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逖矣！”

西土之人…庸、蜀、羌、獯、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周武王伐纣的西土八国联军中有彭、濮而无巴人；周武王灭殷之后不到三十年，周成王大会诸侯於东都洛邑，氏、羌、巴、蜀、濮等西南诸侯皆往，巴人贡献比翼鸟，^⑧有巴人而无彭人。从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上看来，彭溪在今四川城口，北通陕西紫阳的任河，源於紫阳南境，再往北注於汉水。《水经注·沔水篇》云：“汉水又东径直城南，又东径千渡而至虾蟆颐，历汉阳濮口而屈于‘彭溪’龙灶矣……又东径魏兴郡广城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僚，有盐井，食之令人瘕疾”。《水经注·江水篇》谓：“胸忍之彭水，系出巴渠郡僚中，又其东为汤溪，翼带盐井百所”，即今云安盐场，此盐缺碘质，长时食用，颈部易发瘕瘤疾病，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产生的甲状腺肥大病变。从地理位置上推论，参加牧野誓师大会的彭人，就是著称於春秋经传的巴人，当为殷武丁时“巴方”的后裔，汉代叫賁人，又叫板楯蛮夷，西晋叫弭头虎子，是巴人中的一支。《水经注》卷33云：“江水又东，彭水注之。水出巴渠僚中，东南流，经汉丰县（今开县）又南，径胸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於江，谓之彭溪口。”彭溪口就是今天川东云阳县的双江镇，旧名叫小彭驹。这支巴人不但善射弩，善用戈、矛、剑等兵器，还善於使用蒙上兽皮的木楯，即彭人使用的木排，以御敌人兵器的击杀。此楯用木板制成，故汉代称其为板楯蛮，又是胸忍夷的异称，也就是“白虎为害”时射杀白虎的巴人，即以巨蟒一青龙为图腾崇拜的巴人，这支巴人能歌喜舞，在参加周武王灭殷

的战争中，曾“前歌后舞以陵殷人”^⑧，《风俗通》载有：“阙中有渝水，蛮人左右居，锐气善舞，高祖（刘邦）乐其勇锐，后令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何晏谓巴人讴歌：“相引牵连手而歌也。”现在陕西、四川交界处有镇巴，川北有巴中，川东有巴东，川、陕两省交界处有大巴山等都不是偶然的，有其悠久的历史。“巴人”这一族名，是彭人、蛮人，板楯蛮夷、胸忍夷、阆中夷、白虎夷的总称。秦汉之后，在川东、北地区崇拜青龙白虎的两支巴人，与汉人逐渐聚居融合，在东汉巴人的石槨墓的墓壁上，汉阙的柱顶上都刻有青龙白虎神。古代巴人活动过的嘉陵江沿江各城镇，对青龙白虎神的崇拜信仰，在宋代的墓壁上都有反映。郭老诗云：“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⑨甲骨文有“巴方”一名，春秋史书《逸周书》、《左传》等，对巴人已有记载，可能郭老早年对巴史也有一番研究吧，可惜只有诗而无专文发表。

四、湘西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

约公元前三世纪，一部分清江巴人迁徙湖南西部的酉、辰、橘、武、沅五溪，由于没有和川东北崇拜青龙的巴人杂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保留了对白虎神的崇拜，称他们为“土家。”《国语·楚语》称“虎”为“於菟”，“於”读音为“乌”，“呜呼”古作“於戏”。“於菟”急读则为“土”。“土家族”自称“比兹卡”，“比兹”是巴人对“白虎”的称呼，“卡”是家的意思。“土家”最早见於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

年（公元1039年）称“土家”为“土兵”，以后又叫“土丁”、“土人”，以别於与当地杂居的苗族。《三国志·吴志·黄盖传》：“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自春迄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璠邑侯君长，改操易节……郡境遂清。”这里的巴璠，应为五溪夷水（清江）居住的巴族。《隋书·地理志》：“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汉）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地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唐诗人杜甫有：“水散巴渝下五溪”的诗句。唐代贾耽的《四夷述》：“故老相传，楚子灭巴，五子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土家族的祖先在古代的葬式与四川古代巴人也有相似之处。《洽闻记》：“辰州淑浦县西十里有鬼葬山。袁冈^③《沅州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湖南旧志》：‘沉香船在泸溪县南十五里桐木坳，陡岩半壁，船架其间。’清康熙初（公元1670年）许纘曾的《东还记》云：‘楠木洞稍前，绝壁上石缝中有船，长可八尺许，俗称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沉香，是形容船棺颜色黝黑。这里的船棺，不像四川巴人埋在土中，而是悬在岩上，有点类似濮人的岩棺葬，但濮人不是船棺而是木匣。

全国解放后，在湘西五溪的吉首城已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杂居着一百五十多万土家族、苗族、汉族，已成为祖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